

八月七日，杭州下小雪

小土水青

癸卯年闰二月十七，广东深圳

泛黄的日记本上留下歪歪扭扭的铅笔字迹，那页只记着这么一句话：
八月七日，杭州下小雪。

又是一年盛夏，男孩在路边等待着那辆不知辗转过多少次的七路公交车。蝉鸣声、被汗水浸湿的白T恤、雪糕批发店和围棋盘再次构成了男孩的整个暑假。然而和以往不一样的是，在归途的7路公交车上，男孩已经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给母亲的说辞：他想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青少年围棋大赛，那个全国青少年弈者集聚一堂的神圣比赛。可他还是没想好该怎么和母亲说：因为去外地参加一次围棋大赛需要一笔不小的开销。

公交车到站了。男孩一个箭步飞下了车，跑进小区。这个夏天的太阳尤其毒辣，以至于在没有遮掩的小区水泥路上，外人能清晰观察到男孩膝盖上鲜艳的红汞痕迹。但男孩似乎不在意这点阳光，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回家要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推开家门，扑面而来的是男孩最爱的海带排骨汤的香味。

“妈妈，我回家啦！今天韩老师上课说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

“什么事情？不会是因为你上课不认真被训了吧～”

“什么啊，我怎么可能被训！嗯.....老师说一年一度的围棋大赛要开始啦。”

“哦，你想参加吗？在哪里举办啊？”

“想啊，我想冲一下围棋一段！老师好像说在杭州举办。”

“哦，浙江杭州啊，有点远哦.....最近咱家.....”

女人捋了捋头发，眼神中闪过一丝迟疑，但很快这丝迟疑便晕开在平静中。

“嗯，好啊，既然你这么想去，那我们就报名去咯。”

“耶，太好了！谢谢妈妈！”

那晚，男孩带着从未有过的兴奋早早就进入了梦乡。梦里，杭州万家灯火，人头攒动。平湖秋月、断桥残雪，这些只出现在课本和电视上的名胜在美梦中尽收眼底。霓虹灯照亮的街上吴语呢喃，苏杭人民热情洋溢，这是独属于南方人的好客与亲切。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全国青少年围棋大赛的日子，女人带着男孩踏上了那辆驶往杭州的绿皮火车。在那个交通、通讯不发达的年代，一台翻盖的摩托罗拉手机和绿皮火车卧铺车厢是异乡人的标配。尽管拿到的是男孩最不喜欢的上铺票，尽管一路上火车几度暂停冷气供应使得车厢闷热无比，但这些男孩都不在意。男孩在意的是马上要遇见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意的是未来几天白子和黑子的博弈，在意的是那张宝贵无比的围棋段位证书。前方到站，车门外仿佛有数不尽的光芒等着他去追寻。

一日颠簸过后，女人和男孩下了车。这里是浙江省杭州市，由于改革开放的红利和苏杭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男孩的家乡相比，仿佛每个空气分子都充满了新鲜的气息。为了方便赛程，女人凭着一张牛皮纸制成的杭州市地图，找遍了赛点附近的住所。终于，女人找到了一家价格公道的招待所。为了节省开支，在招待所的前台，女人擦了擦额间的汗，从随身携带的那个黑色挎包中搜出一张皱皱的钞票说：开一间小标间吧。男孩似乎对这些习以为常，反而指着女人包上的英文字母“goldlon”问道：妈妈这写的是什么呀？女人俯下身子和男孩说：这写的是英文，翻译过来是金利来，但这个包也不是

金利来的。男孩显然对女人说的话费解，但又不好继续问什么，只能挠挠头想着为什么会有挎包是金利来又不是金利来。

男孩在接下来的几天赛程中过关斩将，无论是“三连星”、“扭羊头”，抑或是“金角银边草肚皮”，他都熟练于胸。为了冲击这次的围棋一段，家里的那几本《李世石经典棋局详解》和《古力围棋教程》都已经被男孩翻出了皱角。因为他心底明白，虽然围棋大赛年年都有，但是杭州，却不能年年都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赛场上男孩顶着闷热的环境沉稳落子，最终以14场11胜3负的战绩通过了围棋段位考核，也拿到了那张梦寐以求的围棋一段证书。在颁奖现场，各大媒体朝着领奖台蜂拥而上，这也是男孩第一次上报纸。在报纸上，男孩举着证书露出了有生以来最满意的的笑容。

围棋大赛结束了，女人和男孩也该回家了。

来到杭州火车站售票处，女人领着男孩，拖着大小行李准备购买两张回家的火车票。时至正午，男孩捂着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耐烦地催着女人：妈妈，好饿啊，我想吃东西。女人只是摸了摸男孩的额头说道：仔仔，别急，等买完票就去超市买东西吃好吗？

轮到女人购票了，女人和售票员说买两张去A市的票，说完就准备从那个“金利来”包中掏钱付款。可是，手刚刚伸进包里，女人的脸色就变了：女人忘了，为了庆祝男孩的顺利晋级，昨晚的那顿“庆功宴”已经几乎花去了包里所有的现金，而所携带的唯一一张乡镇银行卡却无法使用。所幸的是，翻看整个包内，女人凑出了购买两张返程票所需的钞票。

买完票后，男孩仍在不断催促女人去购买午餐。火车站位置偏僻，附近并没有餐馆营业。无奈之下，女人只好硬着头皮走进了杭州火车站唯一的那家便利店。便利店内琳琅满目的商品再次刷新了男孩对于杭州的认知，甚至连方便面都五颜六色，包装各异。在此之前，男孩只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方便面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然而女人却与男孩不同，女人的眼神没有与货物平齐：因为她始终在找货架上最便宜的方便面。可即便如此，高额的物价让便利店内最便宜的方便面对于如今的女人男孩来说都显得那样昂贵。片刻犹豫过后，女人拿起一包最便宜的某杂牌海鲜风味方便面走向收银台。此时男孩还没意识到，女人只拿了一包，因为他已经饿得双脚发软，恨不得直接拆开货架上的面吃起来。

“您好，只要一包方便面吗？这个面恐怕不够二位吃哦。”

“嗯，只需要一包就够了，麻烦帮我们拿个塑料袋装一下吧。”

“好的，一共5.2元。”

女人强忍着不堪的脸色，把整个黑色“金利来”挎包向下倾倒。一时间包内的大小硬币全部掉落到金属的收银台面上，男孩清晰记得不同硬币掉落的声音是那么刺耳，清晰记得四枚铜黄色硬币被一堆银白色衬托得多么刺眼。女人开始一个一个数着“一二三四……”，直至数到最后女人的声音停在了数字“五十四”。数罢，女人用她粗糙的双手排出两枚一角硬币，然后把剩下的一堆硬币交到收银员手中，对着她说：

“这里一共是五块二，你数数哈。”

显然，在女人数硬币的过程中，收银员失去了她所有的耐心：仿佛她从未见过有人在收银台数硬币一般。在接过女人递来的一摞硬币过后，她换上了一副与对待上一位顾客截然不同的面具对着男孩和女人说：

“不用数了，赶紧拿走拿走！”说罢，把那包方便面甩到男孩面前，酥脆的面饼因为甩落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当时那个较为安静的超市内显得格外刺耳。接着，她顺势将手里本打算用来包装方便面的红色塑料袋收起，并拍了拍手中那若有若无的尘土，像是在表明从女人手里收过来的硬币很脏。

“诶，不是说麻烦帮我们拿个袋子装一下吗，怎么收起来了？”

“这个袋子要收钱的啊，你们也买不起啊？喂，你们还是赶紧把这袋方便面拿走吧，别影响下一位顾客结账啊，真是的。”

可是男孩分明看见上一位顾客没有为这一个红色塑料袋付钱。但他却不敢问：因为他看见了女人脸上浮现出从未有过的脸色，那是一种不带任何血色的青。男孩很疑惑，这和之前小学语文课堂上所传递的信息截然相反：据说，大城市里的人们，他们素质高尚，甚至举手投足之间都散发着所谓“高雅”的气息。

走出超市，女人和男孩找到了一处没人的座位坐下。男孩迫不及待拆开方便面的包装，娴熟地倒进调料和蔬菜包，飞奔向近处的热水供应站。片刻过后，男孩拆开烫手的方便面盖子，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这是男孩第一次吃海鲜风味的方便面，他感到既新奇又满足，里面虾蟹的汤味与红烧牛肉面完全不同。不一会儿，面就见底了。这时，男孩突然意识到一旁的女人毫无动静，昔日里和蔼的脸庞也挤不出一丝生气。男孩见状便把那剩下的半碗面推到女人的面前问道：

“妈妈，你不吃面吗？”

夕阳将女人的脸映得棱角分明，这一抹金色凸显得她眼神深邃。

“妈妈不饿，仔仔先吃吧。”

天真的男孩以为女人真的不饿，于是像得到肯定一般，再次开始狼吞虎咽。片刻间，一碗方便面连一滴汤都不剩。这是男孩第一次吃得这么干净，也是男孩第一次得知原来妈妈和自己不一样，她不容易饿肚子。

吃完滚烫的面后，本该大汗淋漓，可是男孩身上却突然觉得一阵从未有过的凉意。男孩很费解：这不是八月吗？为了再次确认这一信息，男孩望向远处，火车站的大屏幕上清晰显示着“八月七日，星期三”。再望向窗外，一辆绿皮火车缓缓驶入站内，车厢前后的大烟囱不断朝外冒出灰白色的烟，在这个被太阳晒得金黄的世界里显得格外突兀，像是八月的杭州飘起了雪。不知怎的，面对这一场景，男孩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八月七日，杭州下小雪。

恍惚间，当初那个天真的男孩也变成了褪去稚嫩的男人。他不再记得李世石的棋谱该如何摆，不记得那份宝贵的围棋证书如今被搁置何处，更不为一包海鲜风味的方便面而欣喜若狂。这些年里，他也曾多次和朋友路过商场里的“goldlion”店门口，然后信誓旦旦的指着店名和朋友说道：这家店是冒牌货啦，真正的店名应该叫“goldlon”才对呢。

偶然有一天，男人翻到一本泛黄的日记本，上面扭扭歪歪的铅笔字迹如今看起来过于幼稚。他翻到了某一页，上面就写着一句话：

八月七日，杭州下小雪。

他喊了喊身旁头发已尽花白的女人，问道：

“妈，我们那年去杭州的时候还下雪了啊。”

女人愣了一阵，若有所思地回复道：

“我们那次是暑假去的吧，夏天怎么会下雪，杭州很热的吧。”

他摇摇头笑了笑，自言自语道：是啊，八月的杭州是夏天，怎么会下雪呢。

那个八月的杭州，真的下雪了吗？

那个八月的杭州，难道没下雪吗？